

岁月如歌



军歌歌声

丁清友

“抬头，挺胸，气沉丹田，张大嘴巴，啊……”随着文化教员的示范，天山深处的阿拉沟，阳光照耀的一块平地上，200多人排成整齐队列，一声发自胸腔内的“啊”，淹没了哗哗流水声，在山谷内发出久久回响。

文化教员刘广田，一位1975年入伍的关中铁道兵，深受战友尊敬。他懂得乐理，识得五线谱。“集体大合唱，一般都是大句型，讲究声音洪亮，大家一定要放开嗓门。”听过全连官兵发出的“啊”声后，他着重强调了唱歌时的要领，要求我们锻炼高嗓音就从“啊”开始，看谁“啊”的时间长，“啊”的声音高。随后他教我们唱《打靶归来》这首歌曲，在教唱过程中，他不断用手势提示大家提高嗓音。而刘教员本人的声音虽说高亢嘹亮，却带有沙哑声，更多时候是一种声嘶力竭的嘶喊。

在部队第一次学唱歌曲，我们都被搞得一头雾水，为啥要练成那种“不要命”的高嗓门？班长看出新兵们的疑惑，就解释道：“大嗓门唱歌，能体现出我们的战斗作风和集体力量。”看我们似懂非懂的样子，班长笑道：“过几天团部下来放电影，你们就明白了。”

“看电影？真不错！”对于我们这些70年代进入铁道兵部队的新兵来说，看电影无疑是最诱人的文化大餐了。

3天后，营部通知晚上8点在二号大桥下放电影。刚过7点，我们连就集合列队向二号大桥出发，远远地就听到大桥下传来嘹亮的歌声。“同志们，准备好，拉歌开始了。”连长一边指挥队伍快速前进，一边叮嘱大家做好“战斗”准备。刚进入观影队列，十连官兵就向我们发起挑战：“九连的，来一首，来一首，九连的。”“东风吹，战鼓擂，九连拉歌怕过谁。”在刘教员的指挥下，九连官兵大声回应，起身唱道：“说打就打，说干就干，练一练手中枪刺刀手榴弹……”

首次置身拉歌现场，此起彼伏的歌声，有板有眼的节奏，声嘶力竭的呐喊，不由让人血脉偾张，大家迅速融入歌的海洋，积聚全部力量，为自己的队伍放声歌唱。就这样，拉歌进行了30多分钟，直到电影开映。营长对拉歌进行了评判，我们连队获得第二名。多数新兵认为营长的评判标准不在于你唱的歌是否“跑调”，而在于你能不能“盖”住对方。我也觉得拉歌实际上是在比“吼”，谁的吼声大谁便是赢家。

电影结束后，连长毫不留情地批评了我们，说我们是一群“娘娘腔”，要求大家下次拉歌一定要拿回第一名。都是血气方刚的小伙子，谁会承认自己是“娘娘腔”？那天以后，我们早操时唱歌，上课学习前唱歌，上工前唱歌，就连吃饭前也要列队唱歌。《铁道兵志在四方》《战友之歌》等军歌歌曲我们没用几天就已经唱得“滚瓜烂熟”。

一天下午，全连上政治教育课，授课指导员心血来潮，一改往日集体合唱的习惯，要求每个排选一名战士独唱。一、二排的独唱战士先后走到队前，唱了自己的拿手歌曲，我也不敢过多抬头欣赏他俩的演唱，总担心伸长了脖子会被点将，因为我从来没有当着众人的面唱过歌。真应验了那句“怕啥来啥”的老话，二排那名战士刚唱完最后一句歌词，排长就点了我的名，听到排长叫到我名字的刹那，就觉得脸上温度腾地一下升高了，脑门上的汗水瞬间突破了军帽的遮挡。我下意识地向前排长投去求饶的目光，谁知排长却对我点点头，坚毅的目光中带着信任与鼓励。我的脑海中出现了刘教员当着全营官兵镇定自如、挥舞双臂指挥歌唱的画面。我似乎有了力量，站起身，拉了一下帽檐，重新扣了一遍领扣，走上队前，转身敬礼。那时，没有音响设备，全凭一副嗓子，紧张的情绪和极力保持镇定的努力交织在一起，排长鼓励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我，我知道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了。

“赤脚医生啊向阳花，贫下中农人人夸，一根银针治百病，一颗红心哪，一颗红心暖千家，暖千家……”这首歌是电影《红雨》的插曲，是学校老师教给我的。没有料到，演唱完，我收获了热烈的掌声。刘教员在点评时表扬了我，说我的嗓音还行，歌曲中的颤音把握得很到位。事后回想，是拘谨、害羞时颤抖的嗓音收到了意外的效果。

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，唱歌是我们“大累”之余的“大乐”，上工一天下来，走出隧道已经累得筋疲力尽，站在路基上吼上一首歌曲，一天的困乏便一股脑儿地消失了。

一天下午，一名战士在隧道内被斗车撞成重伤，伤痛难耐之际，他拉住排长的手希望战友能为他唱首歌。闻讯而来的30多名战友用歌声为他分担痛楚：“战友啊战友，亲如兄弟，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，你来自边疆，他来自内地，我们都是人民的子弟……”

那一刻，我深切感受到，歌声可以传递爱的力量，可以凝结战友深情。

“啊……”

听，远处传来了嘹亮婉转的“啊”声，是谁又在练嗓音？

作者单位：中铁十五局四公司



香乡香土

一日，与妻子视频聊天临近结束时，她突然问起我板栗烧鸡的做法。略加思索后，我把做法精简成通俗易懂的几个主要步骤，又把注意事项反复说了三遍，她似懂非懂地说知道了，而我此时仿佛闻到千里之外家乡栗园里板栗发出的阵阵香气，陷入无尽的回忆中……

我的家乡叫舒城，位于安徽省西南部，在大别山东北麓和江淮平原之间，是隶属于革命老区六安市的一个小县城，丰乐河、杭埠河绵延几十里穿境而过，这里山清水秀，物产丰富，是全省有名的茶叶和板栗之乡。

“曹坊山上栗花香，俏不争春花鹅黄。昼蔽骄阳夜驱蚊，栗香伴我当自强。”板栗树因其对生长环境的适应性强、木质坚硬不易遭受病虫害等优点，成为家乡农家房前屋后的首选果树。这些板栗树是我们那儿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，每年板栗成熟时，家家都有一笔可观的经济收入，孩子们的学费有了着落，亲友之间的人情往来有了着落，板栗树已然成了家家户户的“摇钱树”。

外婆家门前有两棵又高又大的板栗树，枝繁叶茂像两把巨型大伞，遮挡住似火的太阳，洒下一片阴凉。童年时，我和小伙伴们时常坐在树下无忧无虑地玩耍，田间干农活的大人们有时也会到树下纳凉歇息一会儿。彼时，外婆总会招呼我们去帮忙搬凳子给大人们坐，大家聚在一起或谈庄稼收成，或张家长李家短地闲聊着，不时发出阵阵笑声。一天的烦恼仿

亲情似海

当孩子还沉睡在甜甜的美梦中时，我把他叫醒，告诉他今天我们要去工地找爸爸。小家伙骨碌一下爬起来坐在床上，揉着眼睛，疑惑地问：“真的吗？去找爸爸？”我微笑着看着他，点了点头。

我与老公都是中铁二十局的职工，他常年奔波在工地，而我虽在机关，却也因每日忙于工作，很少有时间陪孩子。一年到头，一家人在一起的日子屈指可数。

幼儿园放假了，孩子天天嚷着要去工地找爸爸。我决定这个周末兑现承诺，满足他的小心愿。收拾好后，他背着他心爱的书包，带着水壶，兴奋地跟着我出门了。到了汽车站，买了车票，坐上大巴车，我们幸福的探亲之旅开始了。

儿子名叫九月，马上就5岁了。在他一岁多的时候，我还在基层项目上从事办公室工作，为了不让孩子在没有爸爸陪伴的童年里，再缺失妈妈的陪伴，我固执地带着孩子和婆婆去工地上班。回想起那时候，胸前抱着孩子，背后背着妈咪包，手里拖着行李箱，身后跟着奶奶，带着一

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风。好的家风可以让人立德、修身、成就事业。

在我们祖辈生活在农村，在农村人的思想里没有所谓正式的家规家训，只有从小听父亲讲得最多的一句话：“老实做人，吃亏是福。”

在我成长的记忆中，父亲确实也是这样做的。他个子高高的，少言寡语，所以在别人看来甚至有点“傻”。父亲一辈子没和人发生过争执，他一直把家庭和睦、邻里和谐看得很重。谁家有个大事小情，父亲都很大方地伸出援手，东家两百、西家三百。可是住往过了很久也不见人家来还钱，我和母亲就会生气地让他去要。可他总是说“要什么要啊，都不容易。”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家也并不富裕。

再后来家里条件好了点，父亲买了

佛都被笑声赶到九霄云外去了。大人有大人的开心，孩子们有孩子们的欢乐。小孩子们对板栗何时成熟更感兴趣，时不时地捡最大的栗蓬敲一个下来，剥开看看，板栗仁最初是乳白色的，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色泽渐渐变黄，待到栗仁金黄就完全成熟了。生的板栗吃起来脆脆甜甜的，熟的板栗可以烧鸡、煲鸡汤、煲排骨汤等等，味道鲜美独特。秋天喝板栗炖鸡汤，正合秋季补肾的道理，具有很好的养生保健功效。

提到板栗，给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要数打板栗的过程。每年的中秋节前后是板栗成熟的时候，家家户户都会全员出动，拿着长长的竹竿去打板栗。板栗果实就像一只只绿色的小刺猬，趴在树枝上，在枝叶间探头探脑。因为板栗外面有一层像刺猬一样的外衣，没办法用手直接摘，所以只能远远地用棍子去打。打板栗的时候，这个“打”可有不小的学问。简单来说，就是要有节奏感，对准果子和枝条的交界处用力一挥，板栗就能应声而落。说来容易，实际操作可并不是那么回事，不熟练的人，可能一棍子下去，把树枝打得乱颤，叶子掉了一地，却不见板栗下来。

把板栗打落后，需要戴上手套去捡。我们捡的时候并不是直接把板栗壳壳捡走，而是用剪刀把板栗壳剪开个口子，然后把板栗肉倒出来，再把壳扔到树根旁，当作下一季的肥料。

打完板栗后，孩子们跟在大人身后，蹦

跳跳跳地回家，因为按照惯例，接下来肯定会有一顿大餐，也许是板栗烧鸡，也许是板栗煲排骨汤。而我最喜欢的，还是母亲做的板栗烧鸡。

儿时最喜欢做的事情之一就是亲手从鸡笼里抓鸡，平时哪只鸡喜欢闹事就逮哪只。家里散养的土鸡都比较野，常常干些追逐小孩子的勾当，所以，一听说抓鸡，小伙伴们都会自觉过来帮忙。一时间尘土飞扬，猫跳狗咬。家乡散养的土鸡味道，真的不仅仅是“鲜美”二字可以形容的。用它作为食材，甚至不需要过多的调料，只需小火慢炖，就能做出一大锅香气四溢的板栗烧鸡。一家人围坐在桌旁，饱餐美食，好不热闹。

时光荏苒，转眼间，我离开家乡参加工作已经20多年了，家乡的面貌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不仅村村都修通了水泥路，一幢幢徽派特色的乡村别墅也依山傍水而起，依托互联网，村民们足不出户就可以解决板栗、茶叶的销售问题，家里的经济收入也不再只是依靠那几棵果树的收成了。

如今，外婆家门前的那两棵板栗树依旧枝繁叶茂，硕果累累，而外婆、母亲却相继去世了。每到满园栗香的时节，我依然会想起故乡——那座美丽的小城，想起给乡亲们端茶倒水的外婆、锅灶旁忙碌的母亲，想起儿时的玩伴、淳朴的乡亲，这些都是我记忆中未曾走远的美好时光。

守护家风

亲，说一些难听的话，母亲也从不计较，尽心尽力地伺候了她30多年。跟母亲聊天的时候，我会问她心里委不委屈，她总会说：“一时的委屈肯定是有，但老太太一辈子不容易，现在岁数大了，不跟她计较就是了。”

在父母的影响下，我们姐弟俩耳濡目染地传承了做事踏实、与人友善的家风。我想正是这种良好的家风，才使得我们家的生活幸福感倍增，也给了我和弟弟健康温馨的成长环境。

家和万事兴。好的家风如和风细雨，悄然滋养着家庭中的每一名成员。平凡的要我们努力守护它、传承它，让它成为一种潜在的、无形的力量，引领我们成为积极向善的人。

栗香

郑荣军

作者单位：中铁十四局二公司

作者单位：中铁十六局三公司

作者单位：中铁二十局

陈辉

马卓如

作者单位：中铁十六局三公司

作者单位：中铁二十局

作者单位：中铁十六局三公司

作者单位：中铁二十局

作者单位：中铁十六局三公司

作者单位：中铁二十局

作者单位：中铁十六局三公司

作者单位：中铁二十局

作者单位：中铁十六局三公司

作者单位：中铁二十局

初雪

武羽摄

心香

雪

李 彧

下雪了。哈尔滨的第一场雪，来得这么悄无声息。等我觉察到时，大地已经换上了白色的衣裳，抬眼望去，天上还有丝丝缕缕的雪花，摇摆着向下飘散。冰城冬天的美，在这款款落下的雪花里，再次展现。

拿出手机，拍照、配上文字，久违的发了个朋友圈。在文字部分我写道，“下雪了，真好。”不意外，没过多久就有朋友私信问我在哪，为啥这么早就下雪了。11月份，东北已经下雪，而在南方，只是有了凉意。

鲁迅在《雪》里讲到，江南的雪，可是滋润美艳之至，隐约有着青春的气息；而北方的雪在纷飞之后，却永远如粉、如沙，决不粘连。作为一个南方人，总会对方北方有着莫名的憧憬，想见识数月不化、寒气袭人的严冬积雪，想看看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的壮丽美景，想了解生活在这样环境下的人都是什么样。

犹记得到哈尔滨上大学后第一次见到下雪，那一刻我才真正读懂了《沁园春·雪》里“北国风光，千里冰封，万里雪飘，望长城内外，惟余莽莽；大河上下，顿失滔滔……”的磅礴气势，也见识到了鲁迅在散文里形容的“在无边的旷野上，在凛冽的天宇下，闪闪地旋转升腾着”是个怎样的场景。

我第一次知道了暖气的存在，第一次看到了冰雕，第一次和同是南方来的同学在雪地里打滚。我也还记得，在冬天看到街口摆放着的一箱箱冰棍时诧异的神情，也记得松花江冻结后，我走上冰面，漫无目的地闲逛着，一抬头满眼都是白茫茫的，心里除了震撼再无其他情绪。

南方的雪不是这样。一场雪簌簌地下了半宿，第二天就宛若进入了一个绒雪构成的世界。脚踩在上面，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，用力摇动树枝，雪便滑落到地上，就好像滴水入溪川那么自然。俯下身去，捧起一把像棉花一样的雪，压实捏紧，随手抛出去，引得大伙儿奔跑、躲避，好不惬意。往往半天之后，雪便随着太阳的照射逐渐消融，化为泥泞的雪水，而远处深山里，因为无人踏足的缘故，雪依旧保留着纯洁洁白的模样，装饰着我们的欢声笑语。

我喜欢雪，无论是南方滋润清冽的雪，还是北方苍茫冷冽的雪。如果非要给这份喜欢找一个理由，却无关雪景，而在于人。南方朋友的内敛含蓄、北方朋友的豪放热情，都是这雪景的一部分。雪是冷的，但是在雪中与朋友嬉戏的记忆，却在掌心散发出热气。

作者单位：中国铁建大桥局四公司

大路歌合

望江南

(二首)

蒋 蝶

遇冬

冬风骤，惊散一城秋。才见小荷红满院，转头菊落桂花休。年少与河流。朱颜瘦，翻起旧轻裘。枯坐今朝惜往事，悠悠十载又将来。此世怎重修。

思乡

夜未尽，灯火远稀微。弦月半遮薄雾里，寒声一阵遣余晖。冷日暗中催。难入睡，纵起又何为。家在庐州虽不远，忆昔好景已全非。入梦也难回。

作者单位：中铁十六局三公司

贝依 李昌明词 程茂良曲 1=D 2/4 =96 “丝路杯”中国——东盟乒乓球赛主题曲

《贝依》（“丝路杯”中国——东盟乒乓球赛主题曲）

李昌明 词